

论《仲夏夜之梦》“绿色世界”的多重性

王梦菲

西北师范大学

[摘要] “绿色世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一种独特的模式，是戏剧矛盾展开并解决的场所，在莎士比亚早期浪漫喜剧《仲夏夜之梦》中，雅典郊外的森林是“绿色世界”的典型代表，具有自然梦幻、“自由”、狂欢等多重特征，在其变化的本质下蕴含着莎士比亚对人与自然、人文主义理想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绿色世界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2243

“绿色世界”是罗普·弗莱提出的用以解释莎士比亚戏剧中一种特殊环境的概念，如森林、丛林、旷野。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喜剧大都经历这样一个模式：矛盾起源于‘正常世界’，展开并解决于‘绿色世界’，然后再回到‘正常世界’。”^[1]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矛盾都得到消解，主人公在这里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真正回归到人性中去。《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早期浪漫喜剧之一，讲述了雅典城四个陷入爱情纠葛的青年男女来到雅典森林，与仙后及小丑剧团一同被小精灵迫克借助爱懒花的魔力所捉弄的故事。在这一戏剧中，雅典郊外的森林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绿色世界”，将戏剧中不同的线索联结在一起，具有自然梦幻、“自由”、狂欢等多重特征，并在深层次上体现出莎士比亚对人与自然、人文主义理想等问题的思考。

一、自然梦幻的世界

“绿色世界”作为莎士比亚所塑造的理想世界，是人与自然积极沟通的世界，符合“美”的特征，充盈着自然的生机与诗意，具有精灵世界的梦幻。

首先，莎士比亚以森林的宁静与美丽唤起人们的向往。精灵越过的溪谷和山陵，穿过的荆棘和丛藪等构成仲夏夜森林的壮丽；亭亭的莲馨花、晶莹的露珠等构成森林内在的静谧，仙后的出场也借芬芳的锦帷传递着自然之美。此外，森林以杏子、桑葚等野果的繁盛，以野蜂、流萤等生物的欢快展现出自然的蓬勃生机。

其次，莎士比亚对“绿色世界”中的景物进行了巧妙地组合搭配。月光是一个典型的意象，不论是森林中花草树木还是活动在森林中的人物都被笼罩在月光下。月亮不仅是戏剧中人物行动的见证者，更因月光虚无缥缈的存在给森林以及爱情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

最后，莎士比亚以自由穿梭的精灵、爱懒花和女贞花的魔力赋予“绿色世界”以神秘力量。爱懒花是关键道具，其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汁液如果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无论男女，醒来一眼看见什么生物，就会发疯似地对它恋爱。”^[2]它的存在推动了森林的狂欢，解决了四位雅典青年以及仙王、仙后的爱情矛盾，增添了戏剧的浪漫氛围。后者是解除爱懒花魔力的道具，它使爱情的力量能够收放自如。“人化自然”的塑造更增强了这一世界的神秘力量。仙王、仙后以及精灵们是“人化自然”的象征，他们有着人类的情感体验，建立了人类世界、精灵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联系。仙后提泰妮娅与人类母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自觉抚养这位凡人朋友的孩子。淘气的精灵迫克惯爱在人类中进行恶作剧，并因失误引发森林中爱情的狂欢，他的存在搭起现实世

界与梦幻世界的桥梁。

现实与梦幻的交织在呈现自然美的同时，又以神秘的力量使绿色森林成为矛盾解决的空间，建立了人与人、人与精灵、人与自然的联系，造就了各个世界以及相互之间的和谐。

二、“自由”的世界

“绿色世界”作为莎士比亚浪漫喜剧中人物逃亡的世界，是一个逃离传统束缚与理性秩序的自由的场所，代表着爱情的自由、艺术的自由与精灵的自由。但相对于宫廷世界的“自由”依然蕴含着“不自由”的因素。

首先，对赫米娅和拉山德而言，“绿色世界”是一个能够摆脱文化禁锢、逃离外部权威束缚的自由恋爱的世界。在雅典宫廷世界中，父权大于一切，封建的权威观念使子女处于父权的绝对统治之下。面对封建家长制和王权制的双重压制，赫米娅与拉山德为实现爱情从语言的反叛走向行动的反叛，从宫廷逃往森林，在拥有解放与救赎力量的世界中冲破爱情的阻挠，赢得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

其次，对“小丑剧团”来说这是一个艺术自由的世界。他们在演出的戏剧中扮演着新的角色，诠释着全新的人格。身份的转变使他们摆脱了作为手艺人下层劳工的日常身份，在戏剧中获得了尊重和被关注。“绿色世界”对他们而言既是一种逃离，又是一种对艺术自由的诉求。

再次，神仙、精灵们以超自然的形象诠释着精灵世界的自由。林中有仙王、仙后生活的自由，有小精灵迫克调皮捣蛋的自由，也有小仙们轻快奔走的自由。他们同刺猬、夜莺等自然万物生活在一起，在月光弥漫的森林中展开一次次奇妙的狂欢。魔法的自由使森林在爱懒花的魔力下经历了一场爱情的狂欢，在加剧又化解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使雅典森林成为一个自由而充满喜剧性的世界。

但“自由”中依然蕴含着“不自由”的因素。这个看似自由的世界中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其中仙王仙后属于第一阶层，他们控制着森林世界的秩序；诸小仙、精灵是第二阶层，他们听命于仙王；第三阶层则是闯入这个魔幻世界的青年男女和手工匠人，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出妙趣横生的魔幻故事。”^[3]此外，“不自由”因素还包括在爱懒花汁作用下人们主动权的丧失。在森林中，各种偶然的、突发的事件都处于魔汁的支配下，这不仅体现在人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魔汁，更体现在处于魔汁作用下的人们无法决定自己所爱之人，甚至魔法的解除也要受到摆布。因此，在“绿色世界”这个非理性空间中，情节的转变与发展、爱情纠葛的产生与解决都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控制，不可否认的是正因魔汁的存

在，戏剧才拥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三、狂欢化的世界

“绿色世界”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化空间，这里以盛大的爱情狂欢为主导，以时空的狂欢为背景，以全民性的参与为外在特征，充满了浪漫气息和神秘色彩。

爱情的狂欢化以加冕和脱冕的仪式体现在雅典四位青年爱情更替的进程中。在戏剧开端，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共同爱着赫米娅，但赫米娅心属拉山德，海伦娜则因痴心紧紧跟随狄米特律斯。在爱懒花汁的作用下，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同时爱上了海丽娜，四人陷入复杂的爱情纠葛。女贞花的出场使魔力得以解除，拉山德恢复了对赫米娅的爱，狄米特律斯也将一切心思归属于海丽娜。脱冕和加冕的仪式下是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的摇摆不定，爱情从海誓山盟到恶语相向，从万般厌恶到情真意切，两者急促的转变将爱情的坚贞圣洁打破，使之具有了随意性与令人发笑的相对性。

波顿和提泰妮娅的“爱情”也是脱冕和加冕的象征。波顿，一个雅典的手艺人，在迫克的捉弄下套上了一只死驴的头壳。爱懒花的魔力使仙后睁眼后疯狂爱上了波顿，并使其尽情享受奉献珍宝、奏乐演唱等至高无上的待遇。但当奥布朗用女贞花解除了爱懒花的魔力后，睡醒后的提泰妮娅态度大变，原本对波顿疯狂的爱恋被震惊与愤怒所取代，波顿瞬间被脱冕了，成为一头实实在在的“蠢驴”。

此外，“绿色世界”在空间与时间上也具有狂欢化特征。雅典森林是一个洋溢着酒神精神的空间，在这里，爱情恢复其纯真本性，每个人都以最本真的面目参与到这场爱情狂欢中。当拉山德与赫米娅真心相爱时，他的爱情欲望在狂欢空间中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在休息时他表白道：“一块草地可以做我们两人枕首的地方；两个胸膛一条心，应该合睡一个眠床。”^[4]欲望的直接流露使人与人的关系被大大简化。当拉山德受爱懒花的“侵扰”时，他对赫米娅的厌恶、对海伦娜的狂热也毫不遮掩，情感的欲望在狂欢的空间中完全展现。在这片乌托邦式的奇幻森林中，时间也染上了狂欢的色彩。森林中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黑夜与白昼的更替只是出于场景变换和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不具有时间推进的意义，林中人物身上也不会有时间流逝的痕迹。《仲夏夜之梦》中的剧情跨度是四天，但最主要的情节——爱情纠葛的展开与解决只集中在短短一个晚上，这一晚被无限拉长。出于情节发展的需要，这场爱情狂欢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不得不在一个晚上睡着好几次，做好几个梦，时间的虚拟和任意使剧情生发出无限的可能。而戏剧中最具狂欢化的时间是爱懒花发挥作用的一瞬间，巴赫金认为这一瞬间类似于赌博，蕴藏着急速剧变的气氛。在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是被动的，被动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狂欢的因子。

无论是爱情的狂欢还是时空的狂欢，都具有全民性的特点。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5]除了爱情狂欢中的主人公，仙王奥布朗、小精灵帕克、排练戏剧的其他手艺人都是这场狂欢的参与者。若没有奥布朗，就没有爱懒花的出场，若没有帕克就没有爱情狂欢的此起彼伏，若手艺人以森林为排练场

地，就不会有提泰妮娅的爱情狂欢。因此，这是一个全民性的狂欢世界。

四、“绿色世界”的现实反观

“绿色世界”作为《仲夏夜之梦》中矛盾展开与解决的场所不仅是多重世界的综合，更是莎士比亚思想的集中表达，每一重世界都有其具体的现实意义。

在第一重世界中，莎士比亚聚焦于绿色森林所代表的自然本身，诗意空间的构造体现出他对自然的关注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精灵王国为中介，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以爱懒花和女贞花的魔力表明自然对人类找到自我，获得真爱的价值。

在第二重世界中，莎士比亚将“绿色世界”置于自由的视野下，以赫米娅和拉山德对恋爱自由的追求重新审视了爱情的地位与权利。赫米娅和拉山德向“绿色世界”的逃离的反叛战胜了封建权威的压制，这是人文主义者向封建神权与封建制度发起的挑战，书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思想的讴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在第三重世界中，莎士比亚将“绿色世界”置于狂欢化的背景下，以爱情的加冕与脱冕以及时空的狂欢化表达了对人文主义爱情自由的反思。在狂欢化的空间中人的欲望得到了释放，爱情不加掩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使爱情的消失和生发只是一瞬间，这暗示着爱情本身所具有的盲目性与蒙蔽性。因此，莎士比亚意识到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盲目的反抗热情会使人坠入非理性的深渊，从而埋下自我颠覆的隐患。在爱情面前应学会平衡感性和理性，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要遵守合理的秩序，以降低超过一定的度而发生混乱的风险，获得秩序范围内的平衡与和谐。

五、结语

总之，在《仲夏夜之梦》中，雅典森林所代表的“绿色世界”是多线交织的世界，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莎士比亚将故事背景置于森林，通过对森林自然美与梦幻美的描写，表现出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鼓励人们以敬畏的态度与大自然融为和谐的一体，使原始的人性得以回归。同时，这个世界作为与现实宫廷世界相对的理想世界，摆脱了封建约束和规范，活动在其中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释放欲望、享受暂离现实的欢乐，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个性解放的追寻。但在自由、狂欢世界展开的同时也暗含着他对完全个性解放的隐忧。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是解放人的自然性与遵守秩序的统一，是爱情中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3]王勛.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超自然因素研究[D]. 吉林大学, 2018.
- [2][4][英]威廉·莎士比亚. 仲夏夜之梦[M]. 朱生豪译. 广州: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 [5][苏]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 拉伯雷研究[M]. 李兆林、夏忠贤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 1998.

作者简介: 王梦菲, 西北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